西堂文集

長洲尤　侗悔菴譔

論七首

君子治曆明時論

易六十四卦皆聖人治曆之書也何以明之易有太極一元之謂也太極生兩儀以象二氣兩儀生四象以象四時四象生八卦以象八風八卦各三畫以象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三之爲七十二候則在乾坤之策焉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合坤六

爻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而又有氣盈朔虛以置閏月則於揲蓍之法象之是以易一曆也曆一時也聖人於乾首繫之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其行也與時偕行其極也與時偕極易之道孰有外於時者乎而獨於澤火之革繫以治曆明時何也嗚呼吾觀於革而易之道全矣易以變爲義而莫變於革五曰虎變上曰豹變不其彰乎夫天地之間一水火之運也水之用莫妙於井火之用莫盛於鼎水火相戰其變乃生故革居井鼎之中然坎動水也兌止水也水動火上故旣濟水止火上故相息惟其相

息則勝者華其不勝者故華者以火華水者也古者考
天象驗人時皆以火爲候三月火出於辰五月火中於
午七月火流於申十月火伏於亥故火出于震而藏於
兌澤中有火火藏澤中寒當華暑陰當華陽其在夏秋
之交乎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民疾又以日冬至鑽燧改
火日夏至浚井改水故君子法澤火之華以治曆曆者
善華之物也以歲華歲以月華月以日華日以時華時
鳥火虛昴歲之華也晦朔弦望月之華也晨昏晡春日
之華也圭影漏刻時之華也辨乎黃鐘蕤賓而歲之時
明矣驗乎明生魄死而月之時明矣考乎昏參旦尾而

日之時明矣測乎鷄鳴平旦而時之時明矣時明而曆治君子不以曆治曆而以易治曆曆以十二月爲一周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而乾六陽月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六陰月也以十二月合之月令則復之閉關即仲冬謹房屋之義也姤之施命即仲夏命有司之義也臨之教思容保即季冬計耦合吹之義也遯之遠小人即季夏別貴賤之義也以至泰之財成輔相爲孟春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大壯之非禮弗履爲仲春之戒容止夬之施祿爲季春之布德行惠否之儉德爲孟秋之命百官始收斂觀之省方爲仲秋之四方來

集剝之安宅爲季秋之入室孟夏之繼長增高其乾之自强乎孟冬之賞死恤孤其坤之厚德乎而皆革乎治之雖然十二卦者十二支之象也而以十二干乘之則天一地十之數備焉乃革獨取巳日者何戊巳十干之中天地之坎離也戊陽土陽主生陽生子中坎中一陽爲戊日上合震是爲陽生之信巳至故解曰草木甲坼巳陰土陰主成陰生午中離中一陰爲巳日上合兌是爲陰成之信巳至故革曰巳日乃孚吾觀卦之取干者三焉蠱之甲也巽之庚也革之巳也甲木仁也庚金義也巳土信也信則孚矣孚則革矣故卦曰巳日乃孚爻

曰巳日乃革之其義一也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爲治曆明時之君子言乎夫
曆之作也始於黃帝迎日推筴厥後顓頊司重黎堯命
羲和舜齊七政未有改也至三代而三正分焉蓋南巢
之放孟津之會所以昭告上帝而新天下之耳目者莫
大乎正朔且曆者與鼎相輕重者也禹鑄九鼎桀有昏
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天所命也語曰改玉
改步安有命旣革而時不革者乎然考商書伊訓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周詩豳風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知

商周雖改正而時與月未嘗改焉蓋其所能革者人也
而其所不能革者天也繼湯武而聖者莫如周公孔子
周公之詩自一日觱發二日栗烈至于九月肅霜十月
滌場一歲之時備焉可以爲公之曆矣孔子作春秋而
於春王正月夏五秋七月冬十有二月雖無事必書亦
以見時之不可不明也明乎此而可得周公繫象之旨
矣并可通於孔子係彖之旨矣

爲人臣止於敬論

人臣事君如事天則可謂純臣矣蓋人或有無禮於君
未有以天爲戲者然天亦有異日月光華天之洽也雷

黿以風天之亂也事治天者樂天者也樂天者易以慢事亂天者畏天者也畏天者易以怨慢與怨皆不敬之大者而無慢難無怨尤難嗚呼文王其不可及也已詩云於緝熙敬止敬者文王之心法也君臣父子國人之間莫不有之而獨於爲人臣稱止敬者何蓋文王一生大節於爲人臣盡之矣顧其所爲者極難耳紂之不善離心離德鬼侯醢鄂侯誅三公之中一人存幸而得囚危孰甚焉將死乎日吾少師也與哉吾死也將去乎曰吾王子也與哉吾亡也彼崇侯費仲之輩曾是强禦曾是掊克而紂方目爲良臣爲忠臣乃文以憂讒畏譏之

身周旋獨夫之側卒能先號後笑轉禍得福者是遵何德哉惟止於敬而已矣吾嘗讀詩之伐崇書之戡黎而有疑焉旣伐於崇作邑於豐不聞天子詔而稱帝謂矯上帝之命以伐天子之私人且據其地而有之於無將之義謂何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雖爲遂惡之詞然亦知周之强大無可柰何姑以天自解耳至泰誓則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若是乎文之處心積慮欲取其君而克之乎蕩之八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去君臣之名而斥呼爲女且不一辭而足焉則不敬莫大乎是而不知其皆

非也文之伐崇戡黎在賜弓矢得專征伐之後此方伯之職也若泰誓則武王誓師之詞也蕩之八章則召穆公所以刺厲王也豈文王之心哉故吾嘗謂五十八篇無文王之書三百五篇無文王之詩而六十四卦有文王之易則明夷是已夫明夷一卦殷周之事備焉上之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紂之象也初之于飛則伯夷之避也三之南狩則武王之伐也四之出門庭則微子之去也五爲箕子不待言而二爲文王無疑也其象夷於左股者岐山之陽天下之右濮水之陰天下之左文王化行西土而不能解王室之如燬傷巳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君不免大首之得臣敢辭左股之夷乎其象用拯馬
壯者散宜生求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得脫羑里之囚
所以救也然五言箕子之明夷而二不言文王之明夷
者周公恐傷厥考心故隱之而夫子著之于彖曰內文
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二與五異位者文王遠而箕子近也箕子同姓
之臣故佯狂之志主于誠文王異姓之臣故服事之節
止于敬其爲艱貞則一也人亦有言人君其尊如天不
可不盡誠敬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方紂之囚文王
于羑里其怒深矣而文王小心翼翼不敢疾怨故雖遇

壽痛之主而無履虎咥人之凶豈非敬之所感格者至耶後之頌文王者曰於昭于天曰在帝左右以爲文王之敬天如是而不知文王之敬君亦若是而已昔舜之事堯都俞揖讓八佾歌之曰日月光華旦復旦今周公之輔成王流言恐懼天大雷電以風幸則爲舜不幸則爲周公文王學舜而無其時者也周公學文王而得其心者也舜處其常文周處其變文周之時處其變文周之心蹈其常蓋有常而不能無變者天之所以爲天處變而不失其常者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韓愈之擬拘幽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王而稱天信乎其知文王

之心矣

不貳過論

聖人其無過乎非無過也無過于過也卦六十四而名過者二焉夫子五十學易而曰可以無大過若曰吾猶未免于小過云爾夫過之爲言往也如以今日而思昨日則已過矣日復一日則過者歸于無矣使其往而復來是日與日爲貳也日與日爲貳是過與過爲貳也過與過爲貳貳與過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計而烏乎無之仲尼七十子之徒獨薦顏回爲好學而其稱之者又曰不貳過回也心齋人也坐忘人也與天爲徒人也

夫何過哉子論之曰此顏子克已之學也夫人之不能無視聽言動也視聽言動之不能無非禮也此回之所不斂也非禮勿視而視復于禮非禮勿聽而聽復于禮非禮勿言勿動而言動復于禮此回之所請事也故過在乎已而不貳在乎克也其於仁也三月不違然則三月之後違不違未可知也然違于三月之後而克于一日之中豈有間哉回之擇乎中庸也得一善知善之得一則知過之不貳矣其說在子之繫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且易之言改過者莫善于風雷之益

而獨取乎復何耶吾夫子之象爲乾之初所謂潛龍勿用也得乾之初者震之一畫復初有焉故文言之釋乾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蓋即用行舍藏惟我與爾之義而回之不貳過斷以復初無疑也世之學者動稱聖人無過不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地日月不能無過而况于人乎陽之過而亢也姤以一陰補之陰之過而戰也復以一陽補之陽可過也陰不可過也聖人扶陽抑陰故舍姤而取復嗚呼夫子以乾自予而以復予回是吾道之傳于回明矣今也則亡復變爲剝悲夫

繪事後素論

天下之物以本來爲貴自然爲至踵事增華則末矣是故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彰而色色者未嘗顯色色者無色也無色之中眞色存焉子夏疑素絢之詩疑乎其爲也夫使詩人而惟絢爲貴則衛之夫人有副笄六珈者豈不賢於碩人其傾哉而詩人以爲宣姜之絢不若莊姜之素也匪素也乃以爲絢也故碩人者眞色也子曰此其說通於繪事夫繪事之說考工備矣號工有六而設色居其一設色之工六而繪居其一繪畫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

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
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
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
位以章之謂之巧而終之曰凡畫繪之事後素功此即
夫子之旨也古之善繪者莫如唐虞書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然其先素題不枅也樸斲
不斲也大路不畫越席不緣也素也其次善繪者莫如
吾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然而丹雘

之不能不後於樸斲樸斲之不能不後於梓材也素也夫子讀賁而有憂焉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而叉之終則係之以白賁无咎夫白則何假於餙故申之曰賁無色也今夫画工之色與美人之色一也世有畫美人之色者麗其丹青修其粉黛以爲觀止矣及乎美人忽來滑粧相對一笑逃城再顧傾國乃知天地間本來有自然之妙物而非五色之所能餙也匪惟色然太音者五聲之素也太羹者五味之素也太始者五常之素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

狐貉之厚以居論

聖人之居求其利用安身而已利用貴乎愼安身貴乎靜也雖取諸物不離是焉鄉黨記孔子衣服之制有曰狐貉之厚以居夫聖人之德麟鳳龜龍奚取於狐狐裘黃黃匪惟衣之而且居之聖人豈愛狐哉狐之爲獸淫媚而妖祥故詩人以刺齊襄公曰有狐綏綏春秋以譏晉惠公曰獲其雄狐至于貉又賤矣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則有九貉蓋外之也聖人何爲乎居之或曰豳風不云乎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昔者穆天子獵于溱澤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孔子亦獵較獲此二物耶以安息取其厚也若然則亦彼都

人士一國三公比耳曷貴乎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哉吾嘗思之聖人之居凡以利用安身也狐性善疑聽氷乃渡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爲未濟之象是天下之至愼莫如狐也貉性善睡扣之則寤巳而復寐詩稱貊其德音是天下之至靜莫如貉也聖人之居也先事而慮有若狐者焉所以爲利用無事而息有若貉者焉所以爲安身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豈不合于聖人之居哉且居者必致其辨狐一羣不二雄貉與貛同穴而異處故狐之爲言孤也貉之爲言各也可以致其辨矣狐有三德其色中和仁也小前大後禮也死

則首丘義也貛之將出貉爲先導不亦勇乎爲曲穴以避雨暘不亦智乎生不踰汶不亦信乎凡此皆聖人之所取也舍是不思而惟毛是適則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乘人用獸雖厚何爲

子擊磬於衛論

聖人以道鳴天下者也以道鳴天下而不得志於時則不得不假物以鳴物之善鳴者莫如樂樂者欝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故聖人之鳴樂所以鳴道也然而盛世之音安以樂哀世之樂哀以思君子聽樂聲而道之汙隆見焉予讀魯論至子擊磬於衛不禁喟然曰聖人其有

憂乎蓋物不得其平則鳴也夫以夫子之德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使顏氏鼓琴曾子鼓瑟子貢考鐘子路伐鼓冉閔游夏之徒或擊鳴球或戛柷敔或歆竽笙或執羽籥鳳皇儀於尼山百獸舞於洙泗豈不與咸英韶濩並稱一代制作哉無如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莫得已而以木鐸鳴亦不幸矣于衛之磬胡為乎來哉或曰予嘗言之矣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桑間濮上紂之故墟也靡靡之樂師延之所習也衛音趨數煩志其遺風猶有存者子故以一擊為之救也雖然使子而僅正樂也則何不彈庖犧之琴撫神農之瑟吹女媧之笙合

虞舜之管而獨取乎磬又何不入周而撞無射之鐘適齊而叩高國之鼓至晉而合曲沃之匏游秦而拊咸陽之缶而獨擊磬于衛也耶吾是以知聖人之有憂也何以知之禹懸五器以待四方之士曰語以憂者擊磬季札之觀樂也爲之歌衛曰美哉憂而不困故夫子於衛重有憂焉憂之如何磬聲也其氣聲其聲聲聲然意者康叔武公之德其盡於是乎不寧維是后夔典樂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獨言石者石音屬角難和石聲和則八音無不和矣當衛之時靈逐子輒拒父不和莫大焉夫子不出而圖吾君苟出而圖吾君則必出

于正名而後可吾聞磬之義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故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之於名而已夫正樂者金以始之石以終之衛君旣不得正其始猶望能正其終焉故於磬乎寓之也夫子之憂其在斯乎而惜乎衛之不能用也嗟乎以夫子之德不能如伊尹鳴殷周公鳴周而區區以纂修刪定終老布衣發爲聲音若有不得其平者君卿大夫亦莫過而問焉惟一途之人聞之歎息而已詩曰鼓鐘將將憂心且傷吾道非耶吾不知天之生聖人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其身思

愁其心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陳仲子論

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士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不可爲者窮其身而可爲者厚其君廉士而可爲者潔其名而不可爲者薄其親是故事君不忠非廉也事親不孝非廉也事兄不悌非廉也廉豈易言哉陳仲子何人匡章稱爲廉士彼出妻屏子之人固與辟兄離母者類也孟子猶然笑之至謂蚓之不如大都螬之類耳然第覈其不廉而泰責其不孝抹爲誅仲子之探也人之言曰仲子者田完敬仲世家而靖郭孟嘗君諸公子也兄也

蓋祿萬鍾弟也三日不食兄戴飽欲死弟仲饑欲死號爲廉士誰曰不然噫嘻仲子而求爲廉士如伯夷可矣然伯夷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卒餓死于女子之口若仲子所食則固齊之粟也浸假而化爲螬則亦齊之李也浸假而化爲蚓則亦齊之槁壤黃泉也人視之井李吾視之鼎肉也人視之槁壤黃泉吾視之陸珍海錯也人視之伯夷之粟吾視之盜跖之脯也仲子三日不食不過三日之廉耳三日之後仲子惡能廉且仲子之廉必辟兄離母而後可吾未聞巢許之輩必號于人曰我固無母我固無兄也兄可辟也母可離乎哉吾于晉得一

廉士焉介子推是也其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毋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君子謂推誠廉士乃其毋亦賢毋也雖然使仲子奉其毋以於陵爲綿上之山三日不食毋子俱斃此又不可類考叔曰小人有毋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羮仲子之毋固樂居蓋大夫之家嘗君之羮不願居於陵嘗小人之食也爲仲子者身織屨妻辟纑易一壺飧長跪爲毋壽毋必色然喜戴雖祿養孰與仲多不然於陵灌園閒有佳李熟而採之以爲毋遺毋必甘之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我又不然歲時歸省毋賜之食再拜而告曰仲不孝不能奉甘肯其敢饕兄之惠

乎毋進一餐仲亦進一餐而腹果然而色歡然是鶂鶂者惡足爲廉士累柰何先則頻鶂以貽賢兄之羞繼則出哇以傷慈毋之愛哉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明以身與妻爲伯夷而視其毋兄爲盜跖也不孝莫大焉故吾謂戴非廉吏仲非廉士也戴之宗有田稷者相齊受下吏之金以遺其毋毋曰不義之財非吾有也爲人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王王賞其毋之義以金賜之而復稷之位今戴非稷比也暮夜之饋豈止蚳鶂哉不聞其毋以一言責之則亦

非廉毋也齊有餓者蒙袂輯屨不食嗟來之食以死今仲子匍匐而往三咽而反是未免爲螬之嗟來也繄桑之靈輒不食三日矣趙宣子食之舍其半以遺毋以李之半當食之半猶少也輒有毋遺繄仲獨無故仲之不廉與戴同而仲之不孝下於戴一等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其斆仲也如不及孟子罪之猶從末減惟趙威后斷之當矣其問齊使曰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君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噫嘻是又鵝之類也

表二首

擬上命滿洲蒙古烏金超哈一體科舉羣臣謝

表 順治九年

伏以一人有道。四門開敷奏之風。多士無方。萬國仰同書之治。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薄海横經。求賢俊以助理太平。盈廷珥筆。奎光北極。瑞映南宮。竊惟天地之生材最廣。山川雲雨。不分南北東西。帝王之造士攸詳。術序黨庠。無間春秋冬夏。文命既敷而後。教弼三千。王國克生之時。風陳十五。必敦詩書禮樂。郤子始重于晉軍。能讀丘索典墳。倚相亦名于楚國。絳灌以無文取禍。霍光以不學貽譏。雖貂蟬或出于兜鍪。乃毛錐豈妨夫鎗劍。

然五經六藝之業嗜好皆同而三升七命之條勸行自
上漢重賢良之策家誦天人唐尊進士之科戶吟花柳
光武投戈講藝冠帶集于橋門理宗正席陳書壇坫典
于濂洛至若制科之法一以帖括為程勝國已備其規
模我　朝悉遵其矩矱朝歌夕咏無非四子之書西抹
東塗不出三場之作所以束今古英雄之氣盡入功名
亦能收關河草莽之風漸歸儒雅但四民之業各異未
免士子恒士農子恒農且五方之俗不齊或者南人自
南北人自北先學書後學劍遂判兩途君好武臣好文
終非一體況值驅除之會方當創業之秋新政初行舊

人皆在起家行伍大都喜馬槊而厭文章為國干城强
半重刀鏢而輕翰墨挽弓萬石不識丁字之形裂土千
家未預甲科之目豈無人傑求自試而靡由亦有文場
願同升而恐後何幸賓興之特舉遂令揆奮之兼施玆
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勳舜華文謨武烈三尺劍功成
馬上不廢詩書十行札政出宮中還資論語謂安民在
乎察吏故致有司以德行文義可以激濁揚清然論官
先乎辨材必試士子以書判身言使之懷文抱質慨玆
藹藹謀及赳赳既有中國聖人寧無北方學者維此烏
金趙哈入關躍馬孰非貴胄之材暨夫蒙古滿洲侍衛

從龍盡是青錢之選簡其孝秀予以書升列之上庠下庠奏爲一等二等新豐子弟登五經博士之堂國子先生降四姓小侯之席麻衣鏁院爭磨盾以揮毫官燭風簾並挾弧而射策黃沙秋月新經桂子之香紫塞春風再躍桃花之浪曲江赴宴轔轔驅駟鐵之車雁塔題名冉冉走龍蛇之字金華殿上絲袍與赤幟爭輝玉笋班中翠管共青鋒奪彩羽林獵罷重入瓊林玉帳談餘仍趨絳帳紅綾饜飫醉萬斛之屠蘇黃卷安恬和千人之筆籙笑公車之老子空頂千佛名經羨驃騎之孤兒摹號一鳴先輩不意黃鬚將種獨占鰲頭遂使白面書生

皆隨驥尾。恩深視草。榮倍登瀛。豈惟走馬看花。旗下傳
爲盛事。抑且雕龍譯字。闕中增此奇觀矣。臣茁軋曾評
冬烘尚愧。燕臺買駿。敢拘牝牡驪黃。漢苑羅林。譽辨梗
楠杞梓。初開東壁。旁蒐山海之經。驟咏南風。迭奏伊涼
之調。蘂珠榜下。龍虎騰聲。臚句傳中。熊羆動色。喜光華
之四訖。賀功德之三曾。伏願側席求賢。披圖論道。班聯
鵷鷺。還招丘壑夔龍。閣圖麒麟。更訪禁庭頗牧。四方甫
定。大風發猛士之歌。一德咸歸。霖雨叶良臣之夢。將伏
鸞隱鶴。依霄漢以揚輝。并澤馬器車。托山川而獻瑞矣。
擬 上赦免順治十五年前催征不得錢糧羣臣

謝表康熙三年

伏以九重渙汗佇覩解澤之豐四海孚心頓葦屯膏之困惟王者損上益下視逋戸若家人在民間否去泰來望赦書爲大有歡騰井里慶溢乾坤竊惟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法本宜民周官荒政之文首先弛役漢室春和之詔半出蠲租故能蓄九而耕三必在用一而緩二自大農少府之臣進而頭會箕歛之術繁方徵算賦之錢復索導行之費輓輸疲於九品搜括極於三梟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名愈多而實愈耗爲折納爲召雇爲和市私自殖而公自虛至王安石立方帳之科

紛更阡陌迫賈似道置官莊之目取盡錙銖滿目朱邪
但求白著傷心赤地尚稅青苗民力已窮吏呼方怒犁
鉏未出早飛軍餉之符蠶桑初眠便下繭絲之令䡾車
軋軋縛野老於田間官燭煌煌杖丁夫於堂下況兵荒
之洊迫屬新舊之交征賦頻加而不識其名逋已完而
莫除其籍羨餘反浮於正額役費更急於官徭將賣絲
糶穀之不支即羅雀掘鼠而何補銀鐺載路長爲有罪
之囚烟火成墟半作無家之鬼國計轉窮於聚歛民心
坐失於催科間有賢君時聞郵典覩豆糠而流涕僅屬
虛文屑犀角以行醫亦爲小惠甚者黃封雖下白紙猶

催但損內府之金錢適充外官之囊橐以至吏胥上下
豪右并兼酒食既諧便申赦格苞苴或薄不入恩科朝
廷之美意有窮閭巷之痛心無告何期大澤忽沛光天
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以清乘六而御配在天之
三后敬有土於四方禹圭弼服五千應菁茅而苞橘
柚周鼎卜年八百櫜弓矢而戢干戈而猶念小人之依
饑寒時有問大君之帑出入幾何謂　本朝賦役之書
準勝國官民之等魚鱗之圖最核條鞭之法殊良自權
長差頻致里書獎起活洒死寄影射隨人舊管新收那
移任意因之饑饉不少逃亡加以畢典常增會計始云

暫借乃事止而例長存或議量蠲乃文行而實中格此
三百年之覆車固爾豈十五載之習俗猶然蓋由　世
祖入關而來洎乎親政以往黔滇閩蜀征戍時聞水旱
蝗蝻災傷數告戎馬之蹂殘實甚重加漕運之勞田廬
之旨蓄屢空未減歲輸之額詭稱預撮毋以春日而納
秋糧暗派重科又以乙年而追甲稅計部持籌而待考
成之叅罰加嚴有司按籍以求比較之鞭笞獨重腹無
半菽尚縶桁楊囊有一錢總歸犴狴胛差四出虎狼遍
食於鄉村櫃吏橫征狐鼠竊憑於城社浚千家之膏血
祗供醉飽之需竭百畝之倉箱未滿侵欺之壑期期黜

夘或者完在民而欠在官處處呼庚癸之饑任軍而飽
在吏且有張冠李帽未免以東家賠西舍之糧保無世
遠人亡何忍使孫子受祖宗之罰深宫軫念永夜徬徨
哀哉寡婦之誅求痛矣流民之轉徙彼孟嘗焚劵私家
之市義猶賢矧貞觀賜租前代之救荒足法昔　先帝
曾頒肆赦顧奉行未得其人及朕躬茲切如傷俾施舍
克終其德且自三年圖治四境粗安山中之反側俱乎
海上之投誠馴至從此漸消兵革省木牛流馬之煩行
將遍墾稷耕息暑雨祁寒之怨憐茲逋負悉與開除十
年責此滋紛一筆勾之甚易與其朝斂暮朴徒資蠹墨

之佃漁何如秋斂春耕盡化窮簷之歌舞　詔書一下
萬姓齊聲販册重封千官動色豈惟老羸扶杖涕泣山
東兼之壯士投戈讙呼河北洵普天之奇遇爲　昭代
之殊恩臣等撫字有心補苴無術覩廟堂之匱乏愧趙
過搜粟之才撫都邑之流離思汲黯開倉之節嘗讀蘇
子之論催欠以爲豐年不如凶年併觀張相之疏帶徵
以爲新課不償舊課言之痛哭行此便宜特以當三司
告急之時未敢進兩稅從寬之請詎意高天厚地忽垂
雨露之仁遂令窮谷深山大慰雲霓之望永編令甲幸
際丁辰敢忘鴻雁之劬勞益勉牛羊之芻牧伏願躬先

節儉任必循良爲者疾而用者舒講大學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斂從薄絕小人言利之風罷不急之務以備天災免無藝之征以紓地力推之十五年而後已饑已溺皆當勤禹稷之思將見億萬人以還爾宅爾田無不被堯舜之澤矣

啓 八首

代陳相公荅馬總督啓

伏以青袍白馬于城生玉帳之威紫蓋黃旗甲仗壯金壇之色旡北門之鎖鑰德雨千家繡東國之衣裳福星一路 天子命之六月老臣誦以清風恭惟某官奮跡

從龍膺符分虎名標銅柱伏波之家世堪傳策著金城橫海之樓船足紀六韜三畧有熊羆虎豹之才八陣五花得天地風雲之氣萬邦憲其文武四國待以藩宣爰駕雙車往綏三輔鸞書玉軸降自宮中壽甲琱戈專于閫外鎖將金鎖印銷海岱之烟鈎用玉鈎簾捲燕臺之月綸巾羽扇鐵如意指揮三軍緩帶輕裘金僕姑獨當一面漁陽老將皆隨赤羽之旂務國諸生半入紅蓮之幕河山萬里歌舞紛來雲日九重股肱斯託某海隅固陋巽北鶩駘濫吹竽於金門懼覆餗于玉鉉延英東閣思范公數萬甲之才議事南衙求孫子十三篇之畧庚

樓在望每懷風月之談李璧方新長燭斗牛之氣有背
尺一辱文藻之繽紛共車三千佇武功之赫濯路東乘
馬遠慚雙鯉之投玉案金刀未展七襄之報

賀督學程太史啓

伏以翰林遇華蓋文星朗耀于西京綸閣對紫薇旦月
高懸于北斗借判花之大筆論定千秋懸硯草之弘文
起衰八代木天動色水鏡增輝恭惟某官鳳掖仙姿龍
眠瑞氣兩夫子之理學能世其家太史公之文章可華
于國風搖鈴索秉歸院之金蓮日上花磚吟翻階之紅
藥紫誥裁三管久仰儒宗黃麻似六經允宜師範特膺

簡命爰執文衡暫謝承明之廬來設扶風之帳春風
夜雪依然願題門牆秋露晨泉蔚矣卿雲河漢彬彬文
質將還商周盤誥之遺落落風颾頓洗燕趙悲歌之習
採輶軒者十五必首周南取騏牝之三千遂空冀北他
年河朔並照青藜此日關中迭瞻紫氣職擁書吳下捧
檄遊西頗懷合組之思生逢禊褱雅慕鳴琴之治遠適
聾鄉瘦馬獨吟窮魚堪賦幸戴二天之覆兼叨一日之
知地附梓桑蹊分桃李三年魚素曾達龍門百尺鸞坡
還親皋座未及望塵而拜敢先削牘以迎敬俟下風伏
祈台照

賀張太守啓

恭惟某官三載名家兩京雅望山陰道上著舍鷄鳴鶴之才夕宿班中擅轉筋箏鞭之敏競千巖而爭萬壑胸吐青虹襟三江而帶五湖眼空白馬遂驂熊軾爰剖魚符朱幡飛香水之溪皂蓋駐錦帆之里衙時龍戶歌舞鷄陂上日馬人奔趨鶴市黃堂煙雨獨吟画戟之詩翠幙管絃皆奏褒衣之操一襦五袴宛然麥秀家風五馬雙旌正爾蓴羹勝地此十萬戶之福也其二千石之良乎治某吳下阿蒙方外司馬岸幘將軍之石目斷吳山杖藜孤竹之祠懷深燕市班荆疇昔每思霖雨三年望

氣今朝又喜福星一路兩地之交如故二天之戴可知龍門在望悵虛竹馬之迎虎阜載馳敬走素魚之寄薄申燕賀仰冀鴻涵

賀嘉定劉明府啓

恭惟某官天半朱霞雲中白鶴青藜照讀姓氏著于三韓黃絹裁文聲名騰于孤竹學優則仕國爾忘家上體

天子已飢已溺之心下憫斯民靡室靡家之苦解衣推食待以舉火者百家秣馬脂車其究安宅乎千里遂使鳩形鵠面胥爲豐沛之氓因之華轂朱輪首擢范陽之令爰飛一鶴鳳翥雙鳧製五袴于嘐城播兩岐于練

水應念賣絲羅穀易地皆然何難簞食壺漿舉斯加彼治弟本家吳下遠宦遼西繪流民之圖有心鄭監吹寒谷之律無術鄒生每歎仁人長者之用心能使鰥寡孤獨之得所何幸北平之荒穀復爲南國之甘棠桑梓皆華黍苗如雨門連白馬竚看騎馬之迎塞絕盧龍未遂登龍之願敬修束帛先遣雙魚敢云置之袖中庶勿麾之門外

賀劉黄門啓

恭惟某官貍首文章魚頭梗槩越石清剛之氣日映青蒲更生慷慨之風霜寒丹匭龍批不避　九重嘉封專

之忠豸觸何辭四海知彈文之正身輕似葉名重如山

畝畝歸來方有清露新桐之樂深宮寤歎已懷疾風勁

草之思封檢日邊賜環天上召賈生于宣室遽收痛哭

之書起謝傅于東山獨擅風流之譽蒼生繫望烏府增

聲某素仰斗山幸親衡宇索米長安之日曾掃龍門懸

弧初度之辰恭承兕爵思趨松徑喜御蒲輪　天子有

爭臣吾將洗樽而視　聖朝無闕事公且焚草以行願

聽鳳凰之鳴薄申燕雀之賀敬當負弩竚俟彈冠

夏日謝送團扇凉枕啓

周王鵲翅扇號游飄韋后豹頭枕名辟魅宋主畫成蟬

雀唐宮寶製鷓鴣是物雖奇非時弗貴當玆銷夏祗取
迎涼蒲葵窈窕謝公捉此欣然柟榴槺㮬張子賦成率
爾七輪持贈不殊元寶龍皮雙槃攜來可比商山鹿角
倚烏皮之几塵尾同揮臥白石之牀魚鬚共捲豈止班
姬紈素裁作合歡玉女紅甤題爲益壽許持障面不致
憔悴王郎取代曲肱儘足逍遥莊子庾亮南樓之上習
習生風陶潛北窗之前于于入夢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文房太守墨號玄香花苑通侯茶封不夜代郡爰稱鹿
角建溪厥印蟬膏松煙出自廬山石花產于蒙頂兼斯

二妙獨有新安烏聊山下丸作龍紋靈巖洞中片如玉乳喜頒雙笏足染三縑驚試一旗遂消七碗墨云黑茶云白價並千金茶則新墨則陳香同三昧傳家烏玦如看劍脊之花供佛紫茸不數穆陀之樹中山管子對此忘形陽羨書生聞之短氣試將墨汁波及右軍之池并取茶經寫在仙人之掌

戲與瑤宮花史啓

嘗聞弄玉秦樓喜隨蕭史彩鸞甲帳愛伴文生盤塘江上荆樹留題清溪廟中金簪答贈蓋有情仙子每戲人間而薄倖才郎亦歸天上花史霞色雲粧蘭心蕙口玉

樓賦慧金屋藏嬌瑤臺偶見飛瓊鈿車遂依張碩但願現影瑣窗三生一笑思香婿寢五夜雙眠綠樽翠杓歡酌儂斟碧杜紅蘭我歌子和巫女定來入夢雲娘或可還魂莫為風裏楊花永作天邊匹鳥敢抒寸意用托尺書附詞一闋寄如夢令云聞道碧兒相報今夜綠華來到願伴海棠眠休把銀缸高照知道知道一點花心含笑

帳詞一首

賀佟少宰生子帳詞

蓋聞藍田產玉依翠嶂而騰輝合浦生珠映清川而寫

媊降麒麟于天上公子之祥笙鳳皇于國中大夫之兆芝蘭玉樹必使種于庭階弓冶箕裘用能高其門戶恭惟執事嶽降奇姿雲從偉伐功標銅柱草木震其威名象繪凌煙山河旌其苗裔卓乎人傑掌此天官分判丁銓平操午制揚清激濁侔李肅之題才合已從人等山濤之啓事名爲國老業在家人兼參軍新婦之賢啓阿大中郎之美爰占熊夢遂有鳳毛自太白而降生爲釋迦所抱送有客饋雙鱗之鯉君家添千里之駒乍聽啼聲便知英物試觀骨相當號輿宗馬少子之瑜珥瑤環杜唐兒之翠眥磽角石又有石紫羅囊獨秀謝家之復

生之白玉塵定歸王氏陳太丘之盛德世出叅卿荀朗
陵之高風里同元凱鸞停鵠峙不作太史馬牛龍子鳳
雛堪笑景升豚犬是知于公種德先高駟馬之門王覽
多才預養佩刀之器今朝麟紱可植三槐他日蟬聯奕
惟七葉桑蓬懸月應操俎豆干戈湯餅會中共看金鷄
玉斗此爲衣巷口播爲美談而書錦堂前并茲樂事者
也某等叨陪蘭署獲覩芝眉仰名父如斗山羨佳兒之
玉雪遥瞻喜氣愧乏洗兒之錢博引禎祥愁寫弄璋之
字獻桃花以滌面採瑤草而稱觴公有德者克昌臣無
功焉蒙賚螽斯可頒還麝則百之章燕翼方隆嗣進貽

諆之祝云爾

引三首

李含章七十得孫徵詩引

含章李君龍門華胄鳳闕名家孝恭克著于庭闈忠厚交孚于鄉國金心渾噩端然懷葛之民玉貌于思儼若蓬瀛之客葛稚川書開石匱孫思邈方出鼎宮不須羯鼓能催上苑之花有似柴桑長種南山之豆含章爲小兒醫痘疹多矣于公之陰德卓哉有道之人倫令子松年青箱基美贊序分香學傳露掌功允合于君臣才破煙樓名無慚于父子銀丸金液董林復秀一株瑜珥瑤環謝階遂

叢三樹玆當周甲適值添丁天上麒麟喜釋迦之抱送雲中鸞鶴賀老子而飛來集三代之英一堂蘭桂獻百年之酒九月茱萸願貽金石之詞爰致岡陵之祝

湯太公八十徵詩引

恭惟某公中山閥閱茂苑儀型貂蟬七葉世德在黃門赤縣之間桂杏雙枝宦成于大令小秋之日值清流之羅織苦口平亭痛閹禍之拔猖甘心襆被遂挂冠于神虎用避弋于冥鴻一臥滄江長棲白社西風塵起獨笑元規東海桑枯猶存甪里仲長統之樂志不問田園陶元亮之閒情相於琴瑟既執經以教子亦含飴而弄孫

玉樹盈堦烏衣繞膝康成通德傳北海之小同彥輔清才秀南州之孺子孫壻徐公肅人曰于公之後陰德必昌吾聞夫子之言仁人多壽維茲蜡月爰及弧辰子牙出將之年喜就翰墨梁灝登科之歲戲看盤鈴鳩杖犧樽宜願更老熊經鶚息似舞胎仙洵陸地之喬松爲休時之芝鶴敢祈鉅筆共贈宏詞誦黃耇之歌詩寫青牛之圖画紅薇碧杜再逢楚客之庚寅公生庚寅玉醴金漿常祝絳人之甲子緗綿潤色屏障生輝

陸芝庭五十徵詩引

謹啓某公河南華胄江左素流妙才無謝機雲雅操可

方玩納荀季和之至行惟孝友于裴叔則之淸言率眞
少許人倫東國獨擅君宗文譽南宮羣推先輩猶厭承
明之役乞爲泮水之師施絳帳于靑山草玄亭于黃嶽
一盤苜蓿貧也無憂三徑蓬蒿歸與未晚陶淵明躄躃
脚疾自着藍輿阮嗣宗魂壘胸懷時澆斗酒兼之齊眉
鼓瑟室對孺人總角傳經庭趨才子官如小隱居然丘
壑夔龍人在中年亦是鳳麐園綺今値桑弧之旦酌彼
金罍倘逢縞帶之交貽之彤管或歌或咢並成行樂之
詞有質有文庶合詠懷之體

長洲尤　侗悔菴譔

疏十一首

崑山靈官殿募疏

玉峰東寺之東偏向有靈官殿昔予爲童子考試時所嘗瞻仰禮拜者也去秋偶過此見其上無片瓦下無半甓一像頹然風日中色然問之寺僧云前學使者欲擴其署將毀垣而納土木焉故亟撤屋材以爲卜遷計也會役中寢而此殿竟廢嗚呼今有人比屋而居者以敝廬之湫隘逐其鄰而并兼之則其鄰雖弱必忿然有訴

誶之聲强者且掾挺隨之矣神雖不言其能無恫于心乎又使人有靦面之交一旦覩其霜栖露處靡室靡家則必聚族而謀協比經營俾有寧宇而後即安况神之爲靈昭昭也我欲神庇而能謂神無庇巳乎因令寺僧度材幾何考工幾何其材尚存其工亦易竭也顧以歲之不時或有難色予告之曰玉峰諸君子皆予故人有同心焉姑以吾言往必有起而應者

孟蘭盆會疏

建寧普慶寺正修法師將以中元日修孟蘭盆會五晝夜道塲而乞言于予以化諸長者予旅人也雖有廣長

吾寧足爲諸長者信師將何以化之哉師曰吾以鬼道化之夫地獄之設餓鬼最苦今以盂蘭盆會超拔幽冥鬼猶求食不致餒而其爲功德大矣雖然世固有執無鬼之說者師曰吾以佛道化之夫佛力威神人天震動今以盂蘭盆會供食十方僧得自恣佛亦歡喜其爲法教弘矣雖然世又有著無佛之論者師曰然則子何以化之予告之曰夫盂蘭盆會大目犍連尊者爲救母設也昔吾夫子行在孝經而閒居一編獨授曾子以參孝故今目連爲母大難號泣白佛而佛爲說救濟之法得脫一切之苦是如來卽吾道之夫子目連卽吾道之曾

參也聖人以孝治天下佛亦以孝度衆生世卽有懵鬼
而謗佛者豈有無父無母之人哉聞父母之難而不涕
淚悲泣求救者非人也聞人救父母之難而不歡喜讚
歎頂禮者亦非人也推斯念也且捨身之不惜而于財
施乎何有師曰善請以予之言書之爲諸長者告
予將歸客有請留此回向佛事者予應之曰某甲草
此疏時已回向竟更無佛事可作時楚山上人在坐
戲令下一轉語楚山曰早知劍氣冲牛斗一踏鴻門
兩扇開 自註

爲使菴造菴疏

余家臨南園出門尋丈卽爲便禪師結廬之所其地方廣數畮竹樹翳然垂條成廡編籬爲門四圍滙水爲放生池游鱗潑剌菱荷間之渡以板橋橋去則人無問津者師趺坐其中靜如空山兀然太古其徒曉源雅善藝植雜花百色野菜叢生客有過者點趙州茶打江西餅烹葵斷壺煨芋煑豆取之三徑盤餐備具雖莨莣竹嶺樂不過此獨小菴三楹甲臨殊甚舒霜風西來雷雨夜作土垣露柱落索有聲輙愁茅屋爲秋風所破耳今有長者請更諸爽塏與衆謀之師以告予予曰師不見近事乎高臺旣已傾曲池旣已平千門萬戸變爲戎馬而

荆榛矣吾輩今日縱有廣厦萬間而軀高蹐厚如坐半升瓶中若上座家風纔得把茅蓋頭可將大地山河縮入丈室何廣何狹何祟何卑師尚作二觀乎雖然人生斯世辟彼鳥矣繞三匝而無依擇一枝之可托詩所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知此道者其惟師乎拮据雖勞又惡能已且予與師鄰也師之有精舍猶予之有夏屋也一旦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鐘于斯鼓于斯春秋之暇師騃拂予倚杖于斯回視向之草木蟲魚皆欣欣然有喜色而况於客乎予故不辭而發其端若此

爲古如卜居疏

吾儒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二人者釋氏亦有焉隱居者閉戶絕塵蕭然物外住山者似之行義者出疆載贄利見大人開堂者似之然求之今日何行義者多而隱居者少也何開堂者多而住山者少也夫方丈之座比于宮居而把茅蓋頭不蔽風雨伊蒲之供埒于鼎食而鐺子折脚不辦斗筲則固然無足怪也已世之所謂大善知識吾見其人吾聞其語矣姑舍是而交吾古師師之爲人也吶吶若不出口而其閱覽洽聞搽玄抉要毋論彌天雖大儒不加焉豎起拂子踏殺天下非其所難乃師夷然不屑獨棲遁于深山窮谷

者幾三十年向之同學少年皆振錫登壇大衆圍繞名震一時而師終無立錐之地一身之外無餘人一卷之外無長物此其寂寥淡漠豈惟堂頭不爲并不及修齋誦經者之有精藍沿門託鉢者之有香積也嗚呼師之志蓋深遠矣師久住包山垂老憚于跋涉頗欲結廬城南爲歸宿計而予與彭子雲客宋子疇三吳子敬生輩亦願共師晨夕提倡宗風顧乏尺椽片瓦之力不得不乞諸長者相助成之師既不求人知而又似不能言無以傾動于人然予觀遊文以下終日端坐夫何言哉而人相與金而碧之鐘而鼓之以共法耳人苟不爲求法

而來則佛且不事而況師乎苟欲求法則事師猶事佛也況師有口尚能說法不僅如泥塑人乎嗟乎佛法之變爲世法也非一日矣予何能以言反之而獨爲師言者則以予殆將隱矣固與師之志相似世有知者或不厭其以水濟水也

茅山崇禧宮募疏

余嘗讀杜光庭洞天福地記慨然慕之其在吾鄉則華陽第八洞天包山第九洞天是也然包山所傳不過靈威丈人書耳華陽有三茅君治績道書載漢元壽中諸眞下降賜大茅神璽玉章小茅太霄隱書拜爲司命上

卿故風化播揚歷祀彌炳金沙蔣虎臣太史學道人也
其言曰茅山自乙酉亂後朝眞絕跡吳下多夢三道人
約游香火遂盛日數萬人族有屠兒携猪血過神座前
忽發狂叫自言爲司命所錄用銅杖壓踝其父母哀祈
得免又有人進香道見一坎魚心利之香皆變爲魚首
尾搖動又兩人路攫一鱉用松茅偃葢禮畢取鱉下山
付酒家沸湯投之則巨石也吳人祝葵甫以腥食憩上
宮夢金甲神提擲天井中卽所謂赤心忠良王靈官云
又曰茅山有聖燈每夜現初如閃電繼如螢火如列星
乙未聖誕誦章有鸞鶴飛鳴辛丑仲冬小茅峯有五白

鶴至其他瑞應莫可殫名予固深信之矣近太史復移書云茅山崇禧宮爲東晉陶眞人道場年久傾圮有靈官張厚之傾貲修繕功過半矣獨力不給乞一言募成之予謝不敏既而思三茅君龍輿虎符名登天闕貞白先生丹砂絳簡位列高眞其爲道俗朝宗予來協助雖無徵言有弗響應乎予又聞積金峰大殿嘉靖時江右盧發瑞所造落成之日三君示現雲端至今繪像記在壁後若崇禧鼎新山中宰相必從三君徘徊于鸞鶴之頂吾與諸君子拭目竢之也故不辭太史之命而即以太史之言徵之如此

募重造黃石橋疏

予家世斜塘距城數里許每入城渡金鏡湖必過所謂黃石橋者既遷葑溪有先人丘隴歲時掃除則又往來於橋之下如見故人也申酉之間避亂于茲則橋已崩矣游徼之兵臨流不渡一若斷橋爲限焉然自橋之崩也村落蕭條千家百存卽城以內囂然多事未嘗高枕而卧也望氣者曰東南之勢卑矣浙水自天目發源由具區道江趨海一往滔滔其不可遏也迎而鎖之以結其氣惟斯橋是賴若之何廢之嗚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雖曰天運而地勢與人事參半焉自予少之過是橋

也烟火鷄鳴父老白首不見兵革士大夫居官而長子孫及橋之圯旋遭鼎革湖海騰沸蛾賊磐牙軍馬之征戍糧餉之轉輸水旱之災祲徭役之繁擾無歲不有何人不矜雖未可執爲一橋咎而識者撫今追昔咨嗟感嘆以庶幾于橋之一成復覩當時之盛焉夫空王之宇老子之宮茍可徼福于一身且不惜胼手胝足而爲之况利在通國者乎爾子提初之爲是舉也亦百爾君子之責也毋以予爲鄉人而私是橋也已

揚威侯祠募疏

揚威侯之爲靈舊矣自郡邑以至鄉鄙里社無不祠也

自士大夫以至田夫牧竪無不祀也其憑于人也敬之則祥褻之則殃非若西方聖人之低眉默坐然葢千百年以來香火未有息也矧在今日福善禍淫尤神之爲靈昭昭者其敢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吾里中有磚橋日中爲市聚族于斯謀建一廛以廟貌侯焉侯之威神翱翔于江湖山嶽間其不假稅駕于一廛也明矣然其憑于人也則無異視吾見荒村僻野阡陌之隙皆有侯祠存焉自堂徂基不踰咫尺然一童子以酒肉享巫歌覡舞奔走若狂神未嘗吐之也況通衢比屋朝夕洒掃者乎是役也擔簦之夫竭那許之力靡不悉索敝賦

其士大夫以下又孰能後之若予之爲是文也以徇衆
請也豈曰媚佞而神降之福

重修法華寺募疏

按古法華寺在金棲里始晉義熙商人謝本巖舟塘上
中夜聞經聲琅然曉起過一荒冢上出青蓮花枝見者
指謂昔有童子日誦妙法蓮華經死而瘞此土人異之
遂寺焉越數百年至南宋時有宜上人結茆于此其徒
行遇更拓弘規再傳法昇勒碑紀績考其歲月寔嘉泰
壬戌也又數百年寺燬兵燹碑亦湮沒迄康熙丁未住
持剡舟從荒棘中檢得斷石補綴成文雖有闕疑因緣

昭然矣剡師慨念先疇奮圖經始持一冊乞疏於予予嘗覽洛陽伽藍記每嘆南朝四百八十寺傳至今日尚有一二存焉者乎朝為金碧暮為黃土雖使空王忘情寧無黍離麥秀之感或者廢興成敗運數使然佛力亦難強持任子孫有志自為之耳今由晉以來易代改元不知其幾即寺之變革遷移亦不知其幾乃師以孱然窮衲一旦欲起而大復之鮮有不笑其愚者而予獨勉而進之以成其志焉且自寺之散僧徒怠散相沿為應副之學鼓鐃唄唱佛戲而已師出而一洗舊習結禪關嚴戒具大衆翕然從風是知願力所趨風氣可驟而轉

也况區區土木之功乎予童子時嘗嬉游于寺老而不
能忘焉嘉矧師之勤故爲諸君子樂道如此碑記有云
水光樹影之中樓閣虛明軒窓幽潔經行雲後晏坐月
叢香風時來雨花未掃此景雖往猶可追而覩也願與
諸君子不日成之

梵壽禪林塑佛疏

有佛不得住無佛急走過雖然恁般說兩頭沒着處末
刼墮癡愚賭相生歡喜借此丈六身度彼十方界今有
天室師早叅不二門結茆鏡湖濱木魚鼓鐘具願化善
男子嚴塑古先生肉髻火珠眉妙相三十二如來趺坐

已大衆禮拜着聽說西來法天花從空下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但作非相觀當悟卽心義

南海齋僧疏

南海大士現女人身而爲說法其諸比丘念觀音力以有道塲一切衆生欲皈依佛必皈依僧令靜心寺有優婆夷弘誓大願願挈齋鉢而登彼岸廣修供養告善男子及善女人助成福緣破一囊錢施千萬億洹河沙滿比丘食旣合掌歡喜趺坐而坐大士見之手撚楊枝亦曰善哉普此功德無量無邊如南海水

盧師菴放生疏

伏念四生浪寄六道輪廻人羊有似循環雞蟲無分得失折竿斷罟鑒戒昭然銜印啣珠報施具在況生末劫尤感前因干戈滿地何殊命繞刀砧羅網彌天不異魂飛湯火幸百年之無恙樂萬物之同游目擊鳶魚心投龍象用擇某日于盧師菴禮拜水懺各出金錢贖放生命乞西江之水遊泳枯魚借南海之風扶搖窮鳥洋洋而逝皆歸子產之池鶴鶴于飛如入文王之囿金牌繫領字寫長生朱筆點頭文存解角食埒鳴磬八哥亦念南無咒罷焚香百子同依般若伏願始一日以至于日大地開籠推一方而徧十方諸天解網悲田共種覺路

同登謹疏

景忠山碧霞元君上扁疏

伏以玉簡封高震出東方之位琳宮祀肅升中左輔之區洛四岳而稱尊指九天以爲大采衣如覿香瓣維虔恭惟碧霞元君職主天孫恩推衆母體上帝好生之德作下民司命之功風人雨人不祟朝而遍天下頋我復我亘終古以育人間固合四表爲瞻依僅見三屯之巍煥鳳笙錦曲春飄緲穂繞猊床瑤草金光晝有無花迎雉扇洋洋乎在其左右鳳馬雲車蟄蟄兮宜爾子孫珠環瑜珥爲岱宗之别館是造化之權輿伏念侗江左儒

生邊隅俗吏偶馳驅而客止恍連蜷之靈留稽首慈雲如渡海南之筏洗心仙露疑趨蓬島之塵末薦悃于蘭蓀敢銘詞于綽楔仰祈鴻澤下逮烏私有妻曹氏方當夢燕之期有子珍郎甫及戲鳩之歲願邀神佑獲遂天從賜以如意之珠導以延年之藥生男歡喜勿同生女之悲酸賚子聰明差勝賚兒之愚魯三生有慶大德無疆庶錫福于臣門長啣恩于帝座謹疏

銘一首

悔菴銘并序

語云小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僕小人

也才智昏蔽如瞽無相天既拂亂其爲人復扼挫其力蠖行蠕步動履錯然變故多端聚塵積阜追惟疇昔一出一處一默一語未有不底于悔而止者讀書則悔其貪仕宦則悔其拙謀身則悔其寒交友則悔其熱發言則悔其戇臨事則悔其怯閉戶則悔其空出門則悔其窒凡今之跋前疐後左牴右牾轗軻不平彷徨無狀者皆悔之爲也當其百慮而出自計萬全洎乎閱歷既往祇增愧歎雖行使止尼或有命存而謀之不臧靡所歸懟古之君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僕今年四十九矣日月云邁髮齒就衰人壽幾何其堪數悔乎予既號

悔菴以自警而悔猶未已乃著銘以訟焉其辭曰

易云有悔自凶趨吉無初有終先迷後得理固若茲當時則失如隙過影追之靡及聚鐵雖多鑄錯何益獨坐書空怪事咄咄一日之誤千載之惜其間不寸謬以尋尺思之思之戰戰栗栗集木是懼屬垣必密秋毫務審造次無忽來如乃解去若冰釋庶幾無悔五十學易戒彼亢龍朝乾夕惕

誌銘二首

自天禪師塔誌銘

予與自天禪師為方外之交始順治庚寅訪師於南園

予率意進叩師振威一喝遍身汗下自是相對忘言矣
迨己亥遇師於都門各以行役倦游訂故山之約握手
勞苦珍重而去及康熙甲辰援師於瑞光再爲分衛晨
夕頗多終以世故膠葛不獲究竟大事而師已於丁未
春示寂矣已酉三月弟子寬甡等葬師於穹窿之陽裒
纉行狀乞予銘塔予知師者不敢辭予惟海內宗師如
麻似粟然龍蛇混雜揀擇爲難即南方佛法三峰座下
玄墓靈隱靈巖三老鼎立而門風高峻論者互有異同
予侍剖公最久獨喜其平易簡樸眞得直心道場者自
師雖嗣頂公之席而其氣味與剖公近似故相得甚深

師歿之日剖公親臨其喪舉火出涕有祝予之嘆吾知其必有合矣嘗　世祖皇帝大振宗風三覺代典黑衣白足之徒莫不向西而笑師是時適從臺山入都黃岡山陰兩學士傾心禮足將列薦於朝而師拂衣弗顧也此其意思超然遠矣葢諸方尚文而師則質諸方尚通而師則隱一缾一鉢存歿蕭然其視世之跛跛挈挈開堂說法者豈可同日語哉按狀師諱慶祐溧陽李氏子廿一歲投五臺湧泉寺出家受具足戒南歸叅三峰藏和尚未契再叅瑞光徹禪師舉三玄三要師信口呈偈遂許入室鼎革之際結茅南園躬耕自給旣遷香光律

院掩關閱藏者五夏說戒昭慶寺得戒子五百掃塔臺
山游長安還主瑞光祖庭傳戒二載翻然退院歸老香
光示疾而逝壽六十六臘四十六荼毘得五色舍利塔
焉銘曰
上堂下堂許多閑話有句無句寸絲不掛把茅蓋頭休
歇便罷只留一喝聾殺天下且問恁時師還得喝也無
君不見木馬嘶風泥牛吼夜

周興則墓誌銘

周君興則家臨安而流寓於蘇予未之識也今歲夏五
率其子霈來謁予予覩其梗槩固已心奇之至八月君

以疾捐館舍將葬霑從草土中匍匐哭泣來乞予銘予讀其行狀遂大悉其生平益奇之矣顧予素拙諛墓再三辭則霑再三以請曰此先人遺命也嗚呼世之王公大人生而鼎鐘歿則金石比比是矣若夫布衣行義名不出閭巷之間或湮沒而無稱焉昌黎曰發潛德之幽光又曷可少哉予既哀霑之志且誼不容已謹按狀以志

周君諱軾字輿則其先浙之紹興人始祖孟英公卜遷錢塘數傳至祖玉泉公儻一屢貿吳門市有葦路藍縷之功焉父侍玉公性俶儻鄉里推爲祭酒丈夫子七人

君其五也君小時了了讀書數行下師長兄輿載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君顧夷然不屑曰大丈夫貴行其志耳何事尋章句作老蠹魚爲會父疾中夜起嘆誰承吾業者君蹶然應曰兒請當之十四歲遂下蘇治產居積初婚七日郎繭足走鉛山鬻財吳越間算緡精敏狙儈不能欺然坦懷誠實重然諾不鬬智瓅瓅起家中人之產未年乃比素封辛卯一遭盜刦南北諸賈寄帑千計咸謂無遺君次日傾橐還之曰寧失吾有勿以累客客益嘆服千里輻輳其門語云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君之謂矣君既喪侍玉公諸兄輿載暨

輿正輿迹相繼物故君哀毁盡禮獨泫然曰鄉者有父兄在今父兄之責萃于一人敢不竭力與母弟輿衛輿封輿閑並幼君友愛甚篤其教兒子再三一如輿載之教君者曰吾以報長兄德也每家廟時祭集羣從子弟五十餘人諄諄以孝弟禮義相勸勉間有犯者必稱祖宗命涕泣切責之甚者予杖焉故族黨之中雖黃髮老人見君未有不肅然起敬也其貧者待以舉火爲營婚喪之資樂善好施夏施茶湯冬施綿絮病者施藥死者施棺林宮梵宇丹雘徧焉壬寅大無君在虞山煑粥賑饑有司問其名弗告而去嗟乎豈非所謂富而好行其

德者耶豈非所謂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者耶君雖不甚讀書有儒者氣象嘗著六戒一省
察一收斂一愼言一節飲一寡欲一防過直曰此戒切
近精微聖賢之學不外是矣又曰曾子亞聖一日三省
吾輩可不時省刻省乎歲集子弟盟於神曰忠曰儉曰
勤若言至而行不至行至而心不至者罰無赦嗚呼理
學之儒侈談性命求其言如行行如心者鮮矣君矢口
提躬自然合道孰謂闤闠中無鵝湖鹿洞哉乙巳歲首
夢大水當前旁人止之君踴躍欲渡而覺已遘搆无妄
之訟排擊甚力旣而悔之曰予有妖夢所謂過涉滅頂

者也乃作戒訟篇以訓子焉命友筮之得蠱之艮其文曰不吉匪惟終訟蠱必有壽且艮之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若發於背君其危乎君喟然曰死生命也造物全而付我我全而歸之已矣著淸眞論五常解以示穹窿施鍊師師語諸弟子曰汝輩學道十年不如周君一言予嘗讀而異之徵君少時遇呂祖降乩授以道法經其旨幽渺在黃庭靈寶閒君之微言殆本於此七月疾作果疽發背憊甚不語者數日易簀之日忽卓然起坐遍召親友勞苦如平生告家人曰吾祖宗累世同居子孫宜法必不得已分産爲七必均雖我

力而獲諸微先人之德不至此其敢專爲巳功乎又曰
吾向著家譜凡我族人當恤其不足毋使凍餒以貽先
人羞以我貴賫之不以累爾曹也處分後事小大畢周
曰守我成法亦足保世諸弟問兄何往君曰我主麒麟
殿使者候之久矣大丈夫決别寧作兒女態愼毋哭徒
亂人意耳及聞鷄鳴曰吾去矣念佛百聲而逝按道經
麒麟殿爲天神所居云事頗涉怪然其來去了然即古
高僧回首不過如是可爲難矣君生天啓癸亥五月初
五日巳時卒康熙乙巳八月十一日丑時享年四十有
三配王氏側室何氏子二長霑娶楊氏次霽聘姜氏女

一字袁氏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
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況於祗行立名鄉
黨誦義者乎若君者其可誌也已因誌而系以銘銘曰
馬醫擊鐘洒削鼎食非賄之難難乎有德猗周季子才
埒陶白積而能散惠周疏戚慷慨市義好是正直被服
儒行造次不忒君子得輿維民之則敢告惇史視此貞
石

誄二首

陸明農府君誄并序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前貢士考授縣令鄉飲大

賓明農陸府君以疾卒于里第春秋六十有八嗚呼哀哉夫徇有涯之好則人爵矜榮要不朽之傳則道風推劭非無貂蟬巨室鍾鼎素封雲雨出其指揮珠玉生其咳吐澁焉腐骨草木同彫雖有淵雲之子末贊一辭枚馬之賓徒存三歎可勝惜乎至乃鴻材駿伐焜耀當時而繫戀白日啣悲長夜者多矣豈能齊觀化于哲人幾忘情于太上先生產從華胄履若單門砥行則雪白蘭薰敷文則露垂茗發孝友無間于人言華實交孚于物望蜚英黌序騰茂雍宮七進賓興命艱一第屬以中原多故自誡為懷遂由明經俯就艮宰適當南渡之年終

守東山之節匈竊投紱彭澤解紐蓋有異世同符者焉
及乎亂子象賢金門通籍家致扶輿之養國修執爵之
文而先生素心潛德永矢幽貞崇嵒峻壑恣其追遊濁
酒清琴超然樂志晚年味道躭悅禪宗圍爐之夕共說
無生易簀之辰頓空不住雖莊氏之反眞迦文之示寂
何以踰茲嗚呼哀哉北邙一去萬族同傷西州再過至
親增痛楚些無益于招魂齊挽猶嫌于滅性贈終述美
惟誄爲宜昔人有云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先生之
抗節在約彌高則小子之綴辭雖陋敢讓乎爰作誄曰
我聞在昔平原始封大夫新語丞相戎功機雲挾藻玩

納流風世有作者爲吳名宗伊公顯考筮策熙時職秉天憲道尊人師篤生秀質克纘丕基弱不好弄夙惠岐嶷孺子而孤欒心柴骨詩廢蓼莪禮閑至室采蘭將母有懷如一春露秋霜終身銜恤惟孝友于則友其兄情聯姜被氣合田荊推梨讓棗白首如嬰和平支族敦彼嚶鳴猗我大家作嬪君子鴻案鹿車如賓敬止御有聯琹旁無墮珥肅肅雍雍刑于著美公自羈貫早飲香名含毫吐墨廁齊諸生入遊太學總龜五經研京練都籍甚公卿渴席巳老史公不遇寂莫家居艱難國步登車慨然捧檄是慕百里雖微將攄素樹運丁陽九大厦方

頹華言攺命遯尾歸來逢萌挂冠顏闘鬔坯逝成高懸
竟欝長才善積者昌否終則泰詁訓一經門閭以大芝
草生庭紅雲如葢占在南宮寵承帝賚英英處寔振翊
高騫身留魏闕志繫丘園辭縶即散獨冷青氊公曰何
病樂我歌絃遐想敬亭薄栖官舍對月呼白臨風懷謝
以遨以遊黃岩白下言旋言歸香山洛社李躬三老桓
榮五更僉曰公哉兩致上尊齊胏啐酒鼓瑟吹笙圜橋
嘆息我有嘉賓門題通德堂成逸老藹藹吉人遐不壽
考歲在龍蛇天降大鳥少微忽墜長庚遂天嗚呼哀哉
先公三載淑儷云亡安仁涕隕奉倩神傷賦詩七十情

文悽愴豈其借隱鳳鳴高岡公之冢嗣易名孝簡蚤赴玉樓虛傳翠管季子焚修享年亦短再泣西河鍾情未免牛山畏死鄰下憂生公雖疾革精爽昭明臨深履薄得正全經潰癰決疣委蛻遺形有男化雨同參聖諦有女法琳證明祖意選佛場中心空及第來操一杵去持半偈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如公回首滅度何加有爲幻影無着空華玉棺猶寄薤露徒譁嗚呼哀哉維予不敏忝列內黨童子追隨謬承弘奬申以婚姻通家無兩容儀可親德行斯仰容儀伊何瘦骨于思載色載笑如登春臺德行伊何正直不回保和抱朴葛天無懷斯世斯

人祥麟威鳳老成既遐典刑疇重至善無年大材莫用吾非夫人而誰為慟嗚呼哀哉追公燕翼兼厥貽謀二惠競爽小同最優行攀日月以照山丘錫之綸綍表于旗旐思公集古自號無依意者魂魄如雲孤飛挽歌自祭今是昨非庶幾靖節携手同歸嗚呼哀哉

項靖伯誄并序

有明文學項君志寧字靖伯其先歙州休寧人遷常熟縣崇禎中補郡庠生乙酉恩貢聞國變悲憤不食而卒嗚呼哀哉夫運夷板蕩道喪淪磷其有世家修表長樂名圖莽大夫之美新李將軍之辜漢無足論已若乃納

肝之夫義形九烈結纓之士命盡三軍生猶罵賊嚙齒
穿齦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斯則委質在三致身無貳者
也至君之圭竇蓽門布衣韋帶封非孤竹而餓比采薇
位豈三槐而逝同止水可不謂取義成仁廉頑立懦者
乎時當鼎革贈卹無聞鄉人私謚曰文烈先生蓋忠而
隱者也君歿後十七年侗與其長子奕英交次子奕茂
又執經於予故竊取而誄之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可無殤乎予之誄項氏亦猶行子之道也其辭曰
伊君之先建國成周維橐七齡作師尼丘重瞳復楚氣
矜千秋仲山飲馬風清渭流越在海陽世有令哲堂堂

崑石布衣游俠卜遷于虞絃歌相答亶生夫子蔚爲人傑幼而岐嶷天姿雋妙博聞閎覽含經味道江海爭淵風雲競藻籍甚宮墻升堂覩奧艮璧不剖佚女無媒屢蹶驥足坐老鴻才數厄陽九天步驚頹誓心殉國慷慨餘哀北極雖移南朝再建君乃奮起杖策廷獻擊楫渡江請纓下殿戮力中原不辭寒賤天厭明德國破家亡君聞飲泣中夜彷徨吁嗟殂矣瞻望首陽猶死宋土得從先皇嗚呼哀哉始君卜居行吟漁父野風蕭蕭蘆漪獨處故人相勸胡自勞苦默然不答淚下如雨貽書訣別反覆千言主辱臣死主死寧存於人無怨於己無寃

從容就義氣塞乾坤嗚呼哀哉豈無他人大夫三事草間求活反顏忘愧君曰不然普天無二矧予蒙恩敢後有位亦有作者曦髮洗耳山巔水涯自著心史君曰不然只欠一死誰報朝廷百年養士嗚呼哀哉或謂忠孝不能兩全君繭千里匍匐言旋葬其祖妣欝成新阡先君可作含笑九泉何以慰母高堂白髮有弟尸饔旨甘無闕生孝成名死孝成節子爲忠臣母心則悅嗚呼哀哉君有良友同里二徐闔門赴難束帶捐軀哀哀鳥人弔子車攜手地下其樂何如君有佳兒美若珠樹藝苑蜚聲儒林含轡悽愴秋霜流連春露行大門閭式光

丘墓嗚呼哀哉天地正氣貫格幽明疇昔君夢召對帝
庭錫之黃衣駕以紫騂終騎箕尾上爲列星勝國義士
昭代所旌必有典章以表堅貞君則何有本非猶名
三年化碧千載汗青嗚呼哀哉

祭文四首

祭陳皇士文

嗚呼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上有七旬老母下
有三歲孤兒小婦蛾眉慘淡諸昆雁羽差池此固人生
不幸抑豈天道無知相君體直方大偉然豐下于思素
性豪飲善啖血氣壯盛非衰本天懷之敦厚尚太朴之

未滿近人情而和易卽受毁其不訾書忍菴以自勗立定齋以當規果一定而百忍奚聖賢之難爲雖世家之公子思離俗而好奇厭綺紈之炫耀弃狗馬之驅馳擁萬卷于南面時口吟而手披囊百家之散籍輯兩朝之遺詩紛繇緗于甲乙淫鉛槧于棗梨壁上皆施圖画案頭間設尊彝屛閉關而謝客或下榻以延師忽懷友于四方盟歲寒以爲期常停長者車轍遍乞名士題詩築圃靈巖之麓泛舟洞庭之湄探梅則登鄧尉試茶則入天池飯千僧于蘭若裝十佛于招提頗叅求于指月勤持誦于陀尼同善會旣嗣舉廣仁品亦頻施如此足稱

善信百年誰曰非宜夫何五陰四大頓困二豎三尸方傳勿藥有喜遽焉揮手長辭聞者驚疑不解其故吾乃知之君向不問產業悉聽內政總持悼亡忽傷奉倩大厦一木難支遭徭役之煩苦索逋賦而窮追更漂搖今風雨雜外侮之憂危諒人生非金石雖肥者其成疾氣欻升而不納呼扁鵲以誰醫嗟一棺之遂束恨萬事之都嚎吾輩咸爲扼腕如君何必攢眉生爲文莊愛子少年麈尾烏皮家有賜書可讀田多負郭能治曾上疏于北闕薄游宦于南畿數馬同伯之署杖節歸安之祠再嘗尺于陽九終跳身于流離慕仲氏之樂志安潘令之

閒居泊晚年而舉子似海果之生遲計樂事之已足惟抱膝而含飴君所欠者壽耳終賈更不如伊信造物之缺陷恆十全而一虧何以慰君地下不朽之名長垂生平沾沾自喜魂魄猶應念茲請製輓歌千首送君高塚纍纍大筆特書墓道有吳太僕之碑

祭金太傅文

嗚呼昊天不弔喪我元老　一人其咨無有師保四國告哀遐不壽考矧我鄉人惄焉如擣維公挺生亶靈河嶽早掇巍科天衢鳴躍宣力封疆致身臺閣得時則駕見幾而作運會鼎革　世祖入關杖策從龍晉列崇班

既參九伐載貳三銓爰司百工乃典中權摧剛直枉烏

臺是長揚清激濁宰衡是掌門下中書鼎鉉具仰三公

三孤泰階斯象休茲輔弼維公允諧　帝庸作歌股肱

良哉東觀修史南宮掄材汝作舟楫爾維鹽梅一十八

年二十四考行馬方施懸車遂老　帝曰還歸有聞必

告雖在江湖無忘廊廟公有園林午橋綠野公有賓客

香山洛社公有子孫烏衣金馬公有宗師洞霄蘭若宰

官居士一身無二游戲塵寰七十七歲朧月八日口占

半偈飄然西歸念佛三昧既醉五福自古難全讀公年

譜得全于天人之云亡胡不百年瘁在邦國公何有焉

後生小子追隨日久一朝長辭如失山斗公之精靈死
而不朽倘肯予言笑飲此酒尚饗

祭吳祭酒文

嗚呼先生之文如江如海先生之詩如雲如霞先生之
詞與曲爛兮如錦灼兮如花其華而壯者如龍樓鳳閣
其清而逸者如雪柱氷車其美而艶者如寶釵翠鈿其
哀而婉者如玉笛金笳其高文典册可以經國而法書
妙畫亦自名家豈非才人大手死而不朽者耶若其弱
冠登朝南宮首䇿蓮燭賜婚花磚俟直此先生之致身
于勝國者也及夫　徵書應召禁庭簪筆上林陪乘成

均端席此先生之從事於　王室者也人望之以爲榮
公受之以爲戚方且謝春夢于京華矢嘯歌于泉石獨
居則慷慨傷懷相對則咨嗟動色雖縱情花月遣興琴
樽而中若有不自得者宜其形容憔悴而鬚髮之早白
也嗟乎有涯者生不齊者遇忽然相遭者時無可如何
者數彼夫羈旅而念舊鄉少年而惜遲暮感歲月之已
非撫山河之如故所以墨子垂泣於素絲楊朱興悲于
岐路庾信有江南之哀向秀著山陽之賦僕嘗從先生
之杖屨而見其流連光景悽愴平生良有素矣不虞其
遽焉朝露也吾聞先生遺命殮以觀音兜長領衣殆將

返其初服逃軒冕而卽韋布乎又曰吾性愛山水擇靈巖鄧尉之間隙地三畝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予讀而喟然太息知先生之情見乎辭雖千載以下過而弔者猶低徊留之不能去也嗚呼

祭秦母郝太安人文

詩歌名媛必齊之姜彝侯壽母兒齒徵祥思齊太君東國閨望早嫻內則鏑管爰湘日嬪于秦鳳飛鏘鏘鷄鳴贈佩鹿挽提筐郝夫人法令譽重光篤生賢徹珠樹齊芳季也白眉結綬從　王驅馳蜀道膂力方剛　璽書褒寵晉佐我邦威行毳衣惠著甘棠板輿迎養斑爛滿

堂春秋九秩遍國稱觴瑤池王母吹笙鼓簧期頤是祝黃耇無疆夫何二載歸憩柴桑俄乘青鳥白雲翺翔思母之德彤管馨香景母之福　紫誥輝煌問母之壽耄耋相羊慶母之後蘭桂成行嗟我明府何用悲傷小人有母七十方強長齋布素勞苦星霜傷哉貧也菽水無將一朝見背痛絕肝腸豈如太母榮及存亡同爲鮮民我獨無艮瞻帷告奠泣血沾裳

偈一首

放下偈　并序

予齋中書放下二字或問其意予舉嚴陽尊者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何如州云放下着嚴陽云一物旣不將來放下箇甚麽州云放不下擔將去此語最妙人生底事芒芒碌碌只爲放不下耍擔將去耳臘月三十日到來手忙脚亂放又放不下擔又擔不去這就是驢胎馬腹種子若能常念二字一生受用不盡遂作偈曰
可嘆吾生有涯却笑人心無暇黃口便爲功名白頭祇緣婚嫁遮莫𡻕月嘲風儘教求田問舍總之幻影空花謾認甜桃甘蔗爭知迅速無常方信生死事大不消說法談宗參透麻斤米價隨分着衣喫飯困來打眠休罷晉甚大地山河渾忘春秋冬夏未來且莫商量過去也

須脫卸只留見在全身兩手一齊放下且問放下的是甚麽咄你若無心我便休記取臘月三十夜

約一首

真率會約

晉人云真率少許勝人多許又云率爾自佳其標致如此宋潞公溫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時前輩典型令人休止而習俗驕奢轉相夸鬬可嘆也僕家居多暇輒與同志倣而行之大約真率有二意焉人則寧質以救僞也物則寧儉以砭奢也因列條例如左或曰既真率矣條例之立不滋繁乎曰僕蓋

規世之不眞率者以進于眞率者又多乎哉久之則可去也

一會之人　陶公所謂素心人也嗚呼難哉六逸七賢八達九老皆偶然有不以數拘如以數八人足矣苟無其人寧從闕勿備員也若主人有父子兄弟或不速客不甚敗意者聽陪弗禁但不得邀貴人嫌熱也不得挾伎人嫌狎也犯者罰會中二席會外不過一席過者罰

一會之期　浹旬一舉而不剋日良辰美景唯便之從越宿單简一約辰集酉散不卜其夜月出少留可也

失期者罰風雨則更之期而不至者罰果有大事及病乃免

一會之地　友取同里樂數晨夕且可徒行也暑宜長林寒宜密室春秋之際花月爲佳有固欣然無亦可已或杖藜野寺看竹鄰家載酒移床更自不惡至如上巳踏青端陽競渡中秋翫月九日登高輿會所至篤言出游或各掛杖頭以供舟車之役然偶一舉而已數見不鮮吾亦無取焉

一會之具　拔公每食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其言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有味哉今量

增爲四簋素一腥三酒五行中飯加羮湯一過此者罰奉第一戒殺生者罰薄晚小飲設菓一枰雜蔬九合加小點一過此者罰酒無算爵隨量而止觴政無苛及亂者罰器用磁漆毋用金玉犀象用者罰從者勿過二犒以湯餅無與人或有亦弗犒也

一會之事　飲食之外或賦詩或讀書或作字或琴或棋各從所好獨不許賭牌賭牌三費費時費心費財戒之哉犯者罰數人之聚言語易多或談史或談經或談禪或談山水固自佳爾坡公强聞人說鬼諧謔軒渠亦無不可獨不許談者三耳一不談長安縉紳

二不談阿堵三不談帷簿事犯者罰

一會之禮　阮公曰禮豈爲我輩設足恭吾恥之見只

一揖夏之日不衣冠則拱不看席不告茶不舉盃箸

後至不迎先歸不送雖迎送不遠客或靜坐或高臥

或更衣小便主不陪主無文僕亦樸不扇不帚不巾

櫛無責焉虛文者罰

客曰是約也吾子行之甚善然獨爲君子矣盍刻以告

諸鄉先生俾就其居之近者交之素者人自爲會而會

可廣也推之歲時伏臘親友過從一依此例行之而會

可忘也又推之四方賓客往來晃門者先以子說告焉

庶不致簡慢獲戾且有傳爲美談遁相則倣者胥天下
之人化而眞率其約不可久哉僕曰謹受教